

像花儿一样绽放

本报记者 徐新怡 通讯员 沈俊娜

午后,窗外的树叶在阳光下交错摇曳,洒下一地斑驳光影。浙江省莫干山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教育矫正中心的办公室里,副主任方姬的电脑上,正播放着记录春晖文化艺术团训练日常的短片——《芳华》,一群姑娘穿着训练服,在舞台上笑得灿烂。

今年是艺术团成立的十周年,方姬说,要把之前相关的资料整合起来存档。从误入“毒”途到重拾人生,一群姑娘,在这个特殊的艺术团里完成了一次次蜕变。

最好的 18岁成人礼

方姬指着短片里个子最小的姑娘告诉记者:她是小希(化名)。

小希曾是所里年纪最小的戒毒人员,出生于单亲家庭,由祖辈隔代抚育。青春时期,一次与父亲的争吵,让她逐渐叛逆,辍学混迹娱乐场所,并在“朋友”怂恿下,沾上了毒品。被执行强制隔离戒毒时,她还未满18岁。

方姬刚见到小希的时候,她留着一个刺头发型,一双倔强的眼睛盯着民警,不愿开口说话。看着这张稚气未脱却故作成熟的脸庞,方姬暗暗着急,她深知只有学习才能让孩子回归正常的人生轨道。

“年轻姑娘,喜欢唱跳是天性使然。引导她们用正确的方式,恢复学习的兴趣、建立正确的人生导向,是最有效的教育方式。”抱着试试的心态,民警带着小希报名了春晖文化艺术团的选拔。

进入艺术团,意味着周末也得牺牲休息时间训练。一开始,她对训练表示抗拒。“你还年轻,不要把自己困在原地。”民警一次次耐心谈话,让她开始接受这个新身份。

在舞台剧《游子吟》里,女儿的角色让她感受到亲情的重要;节目《重生》里,扮演的医务人员让她感受到生命的可贵……小希逐渐在一次次演绎中懂得、蜕变与成长。

“16岁辍学以来,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踏实学习后拥有的成就感。”小希说,自己18岁时能进入春晖文化艺术团,是她收到的最好的成人礼。

2021年,小希解除强制隔离,出所后,生活中遇到不如意的事,她总是先想到方姬,“有时我的很多情绪可能连父母都理解不了,但警官总能精准地给足我鼓励和引导。”

小希捡起丢掉的学业,重新回到课堂,自学获得大学文凭后,如今在一家公司担任部门经理。

“我要演完再走”

门口,头发花白的夫妻焦急地等待女儿出来;舞台上,木木(化名)正聚精会神地完成每一个舞步。

这天对木木来说,很特别。因为这是她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日子,也是她作为春晖文化艺术团成员,最后一次登台表演的日子。

2016年,木木进入省莫干山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彼时,她的状态十分不好,但在看过一次艺术团的表演之后,她主动要求报名加入,“她们在发光。”

进入春晖文化艺术团后,木木很快投入训

练。“我从她身上看到了热爱和渴望。”木木的每一次进步,管教民警张曦都发自内心地给予夸赞。

“我是学舞蹈出身的,很多专业动作我也许能一下子学会,但她们只能靠一个一个细节去扣,才能做好。”十年前,艺术团刚成立时,张曦作为团里的专职管理民警,进入这个大家庭。“春晖文化艺术团,最大的教育魅力就在于唤醒她们的自驱力。”

凭借着努力和负责,木木当上了文艺班的班长。一次,艺术团临时接到通知,要参加一场大型汇演,但距离演出只剩一个月,而木木出所,也是在当天。

“那次演出是80多人的大型汇演,其实换个人并不明显。我们曾建议她不必坚持,但她还是想演完再走。”张曦回忆。

演出那天,木木父母一大早就等在戒毒所门口。上台前,她在后台拜托张曦,“告诉我爸妈,我演完了就出来。”结束后,张曦带着木木走向门口。路上,木木笑得灿烂,“我想我会永远记得在艺术团的日子。”

“看着她们绽放”

省莫干山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的展示厅里,挂满了春晖文化艺术团演出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里,一群身穿白裙的妈妈们都成了一座山,将女儿托举过了头顶。

“这支舞蹈叫《妈妈,我想回家》,以戒毒人员为原型,讲述了一名女儿从迷茫堕落到奔赴新生的戒治历程。”方姬说,舞蹈涉及很多翻滚的动作,为了呈现最好的效果,姑娘们自己要求拿掉护膝,因此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

当时,这首歌曲的原唱歌手陈韬在一次偶然机会中,看到这群姑娘们的演绎,专程邀请春晖文化艺术团为他在浙江省第五届“最美禁毒人”揭晓仪式上的演唱进行伴舞。

阿俞(化名)是当时的主跳,“戒除毒瘾后,我也可以重新绽放。”

春晖文化艺术团成立的十年里,先后有300余名戒毒人员加入,共创作上百个原创文艺作品。如今,从艺术团走出的姑娘们,不仅是教育戒治的受益人,也成为诸多艺术戒治项目的推动者。如积极参加春晖文化艺术团训练的萍萍(化名),出所后继续进修、考级,创办了个人舞蹈培训机构,并加入地方禁毒志愿者队伍;26名戒毒人员现“声”禁毒戒毒声音体验馆,讲述各自的故事,让“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理念走进每个人的内心……对她们而言,文化艺术团就如其名“春晖”,寓意着感恩、希望和重生,让她们拥有在泥泞中开出花朵的勇气。

《科技日报》都凡

2024年巴黎奥运会已经结束,2024年巴黎残奥会即将举行。本届残奥会共设22个大项、549个小项。届时,将有来自约16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0余名运动员参赛、争夺奖牌。

奥运会和残奥会奖牌有金、银、铜3种,但每种奖牌不一定完全由单一种类金属制成。

那么,这些奖牌是由什么材料制成的?主办国在奖牌设计和制作上进行了哪些创新?记者带您一探究竟。



2024年巴黎残奥会奖牌

金牌的主要成分是银

在金、银、铜3种奖牌中,金牌代表最高荣誉,但金牌并不是由纯金制成的。

《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奖牌直径不得小于60毫米,厚度不得小于3毫米,金、银牌必须采用纯度至少为92.5%的银金属制作,金牌至少镀6克金。金牌的主要成分其实是银。例如,2024年巴黎奥运会金牌重529克,其中6克是镀在奖牌上的纯金,还有505克的银和18克的铁。

选择银作为制作金牌的主要材料,一方面是由于黄金价格不菲,全部使用纯金制作金牌将大幅增加奖牌制作成本;另一方面,黄金具有较好的延展性,质地较软,用纯金打造的金牌容易发生形变,不利于长期保存。

相比之下,银牌更“真材实料”。例如,2012年伦敦奥运会银牌100%由纯银制成。

铜牌的组成成分更复杂。通常来说,奥运会和残奥会铜牌的主要制作材料不是纯铜。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官方网站信息显示,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2020年东京奥运会颁发的铜牌是由95%的纯铜和5%的锌制成的。而2004年雅典奥运会铜牌的主要成分为青铜(在纯铜中加入锡或铅)。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铜牌则由97%的铜、2.5%的锌和0.5%的锡制作而成。

铜牌之所以成分复杂,要掺加其他金属,主要由于铜的硬度较小,质地相对柔软。为增加铜牌的硬度和耐用性,就需在其中加一定比例的锌、锡等。但添加进去的金属会和空气中的氧气结合,形成一层暗淡的铜锈。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美国滑板运动员尼亚·休斯敦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所获铜牌掉色的原因。

奖牌制作各显神通

在奖牌设计及制作上,每届奥运会和残奥会主办国都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创新。

针对奥运会奖牌容易氧化变色的难题,我国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奖牌的表面进行了特殊处理。

中央美术学院奥运艺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杭海曾参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奖牌的设计工作。他介绍,2022年北京冬奥会奖牌表面经过特殊防护处理,涂上了一层保护膜。不过,这层保护膜涂起来并不容易。如果涂抹不均匀,会影响奖牌的光泽度。为保证涂抹均匀,2022年北京冬奥会每块奖牌的保护膜均由上海市造币厂的同一位工人涂刷。

绿色低碳是近几届奥运会和残奥会重要的办赛理念。主办方在奖牌制作上不断追求环保。

2016年里约奥运会奖牌包含多种可回收材料。银牌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部分银金属来自于旧汽车零部件、X光片和碎镜子,部分铜牌制作材料来自于巴西造币厂的废铜,挂奖牌的丝带则由回收的旧塑料瓶制成。

到了2020年东京奥运会,主办方更是采用“垃圾炼金”法,从收集的约79000吨小家电和621万部旧手机中提炼出32公斤纯金、3500公斤纯银及2200公斤铜。最后,这些材料被制成一枚枚奖牌,展现了绿色环保的办赛理念。

奥运会、残奥会奖牌是如何制作的

